

从太行山上到漳河畔



萃英社刊

國學新編

郭沫若題



凡例

一本編凡分駢散文古近體詩填詞南北曲書檮詩話詞話筆劄文言小說等欄小說每篇以一千二百字爲限長篇不受白話體不受

一本編除搜求海內名宿作品及本社社員撰述外社外男女同文亦可投稿惟無酬贈來稿取錄與否原稿概不檢還

一卷首附印同文玉照同社諸公如以四寸玉照寄印每幀祇收製版印紙費洋三元五角社外附印每幀六元

一本社每逢單月印國學新編雙月印國學叢報社外預訂全年國學新編五期國學叢報六期連寄費大洋一元（凡在重陽前訂閱者皆得去年刊印之國學叢報八期）

一廣告刊於底頁外或底頁內一頁概用四號字排印六十字起碼每期每字四分同社減半刊費先惠空函無效

一社外同文如願加入本社全年只收社費一元八角另有入社願書及章程函索附郵票一分即寄

丹陽劉致中君小影



前言

渡過了漳河，再向東南行，太行山伸出一隻熱情的臂膀，把晉東南緊緊的擁抱着。

因爲天然地形的關係，晉東南，不，整個山西省一向是處于閉關自守的狀態。山西省，在經濟上是可以自給自足的。

晉東南在山西是一片腹地，在東邊，有太行山；在南邊，外有黃河，內有中條山，形成天然的障壁；向西和汾河流域接觸，其間的鐵道河流與公路，從山西省的中心向東南一帶伸展出去，形成一種輻輳和向心的形勢。

晉東南煤鐵的蘊藏是相當豐富，農產品也很可以自給自足，在平安無事的時候，人們照例是過着滿足的生活。

抗戰的烽火在遼瀋接續燃燒起來。不久，敵人的鉄蹄便從雁門關，從娘子關踏進山西省來，太原淪陷了！敵人更長驅直入，青遼風陵渡，由西省數十年來的安靜與富足的氣息，被摧殘得絲毫不留。我軍的一部，爲了戰略關係，便退到晉東南這一片山地帶去，準備時時牽制敵人，打擊敵人！晉東南的形勢，從此變得非常重要了。因此，該敵人視爲自己的盲腸。的確，晉東南自那時起，是起着敵人的盲腸作用的，當敵人調集兵力，準備由風陵渡或孟津渡河時，晉東南的我軍，便在敵人的側後方發動起來，予敵人以牽制，以打擊，而使他的渡河計劃，終歸泡影。因此，敵人痛恨這盲腸，時時想割掉這盲腸，曾三番兩次的調大批的兵力來圍攻這地帶。

可是正當我軍計劃部署準備粉碎敵人圍攻的時候，中共竟乘機而入，把敵人的盲腸當做八路軍的寄所在了。誰都知道，號稱「抗日最堅決」的八路軍是專向這樣的地帶來求生存。他們打着抗日的旗

從太行山到滹沱河畔

子，千方百計的搜括民財，擴充勢力，準備力量，製造磨擦；同時更迭反政令軍令，不顧國情，不察民意，到處宣傳所謂「革命的指導理論」的「馬列主義」，做著所謂「第二階段革命」的準備。共產黨人是何居心？真使人要問，他們是不是中國人？

太行山中人們的富足而安靜的生活，被敵人的鉄蹄踏破了！同時，太行山與黃河所懷抱着的晉東南，也成爲足以致敵人死命而盲腸了。然而，使人痛心的，却是目前共產黨人在那兒所作的非法行爲。我們如果只注意到晉東南給敵人所起的盲腸作用，而忘記了八路軍在晉東南所施行的歪曲不軌的政策和晉東南存在着的將來的危機，那就是我們莫大的錯誤！

二十九年十一月馬忠於西京

水深火熱中的晉東南人民

王國元

晉東南的老百姓，從敵人砲火下所得到的，是家破人亡，流離失所，反過來更受到自己「抗日城塞」一週八點半的無盡止的外資捐。

提起晉東南人民的生活情形來，凡是到過的人，總可以清楚的知道他們痛苦的程度是如何，我們先從生產力薄弱和耕地不足這一點來說罷！

不錯，在晉東南蘊藏的物資是相當豐富的，差不多每縣都有煤，大部份的縣都有鐵。可是，這許多寶藏，處在生產技術極度落後和交通阻塞的條件下，對人民的生活的幫助，並不起多大的作用。所以，他們的生活，還是靠農產物來維持。但是，誰都知道，晉東南處在三條大山脈之間，山地多，平地少，可耕地比不可耕地少，而且這些貧瘠的土地，由於氣候的關係，每年祇能收一熟。這就是說，一年中主要糧食（穀麥）的收穫只有一次；因此在太平時期，收成較好的條件下，人民生活，尚不感很大的困難；可是，在戰時，在動盪不定的情況下，生活就要成問題了。然而，實際情形會更惡劣，一般農民都感到耕地不足的痛苦；最顯著的，就是佃農與半佃農的大量存在。即使是自耕農吧，也都陷於糧食不足的苦境。通常一個五六口的家庭，耕地僅有十幾畝，年成最好的收穫，決不會超過十担，試問這十担糧如何能維持他一家的生活呢！

耕地不足，食糧不敷，但老百姓依舊要生活下去；唯一辦法，就是降低生活水準。現在晉東南人民的日常生活資料，光景較好的吃小米，次的是小米和雜糧混合著吃，壞的則在吃糠，吃柿子（平順縣）吃南瓜，吃草根樹皮，而且還有許多沒得吃的呢！

從太行山到漳沱河畔

這種貧苦的生活狀態，如果能平安無事的生活下去，也還可以；可是，敵人在晉東南却採取最毒辣的燒殺政策。在晉東南的任何一個深溝窮山裏，都留下敵人的鉄跡的痕跡，到處是斷垣頽壁，到處是血腥濺溢。從武鄉縣順着白晉公路一直到晉城，沿途五六百里，不論大小村鎮，即使是窖洞亦好，都烙下敵人燒燬的殘跡，都滴下敵人屠殺的血痕，大批無家可歸的難民，在飢寒交迫的死亡線上痛苦的掙扎！有血性的投軍殺敵，一些沒出息的，爲生活所迫遂充當了漢奸。

敵後方的戰爭狀態多少與我敵相持的前線上的戰爭狀態有些不同，前線的戰爭，不是我敵互相攻擊，便是呈膠着狀態，換句話說，戰線比較固定而有規則；可是，在敵後方，却不然，沒有固定的前線，也沒有固定的後方，戰爭永遠保持着犬牙交錯的或拉鋸式的狀態，這樣，處在戰線變化不定的場合下的老百姓便遭了殃，特別是在公路兩旁的地區，或某些重要據點的周圍，也許今天我們的戰線，明天就成爲敵人的後方，替換更迭，這種交替的次數愈多，老百姓遭的殃便愈大。晉東南有許多很大的村鎮，如武鄉的高樂鎮，安澤的府城，屯留的良馬鎮，就在這種交替的戰爭中把昔日的繁榮，變成今日的一片瓦礫。而戰線較固定的地區，則形成「無人地帶」，這地帶是敵人經常出沒其間的區域，不必說，老百姓都是逃避一空，而這一片數十里寬的「無人地帶」，看着耕種的季節到了，却無法耕種。

在我到過的地方上，人民所負的差役，再沒有比晉東南那些地方繁重的了。有人統計一個月內人民差役的次數，最高達二十一次，最少十二次；證之晉東南縣區行政組織中所特有的「差務處」這一機關，其差務之多，便可見一斑了！晉東南人民所負的差役，顯然是從必要的耕種時間中抽去徵用的。我常常看到地裏滿長着雜草而不見老百姓在那兒墾地，甚至在收割的時節，老百姓爲了應付繁重的差役，祇有讓田園荒蕪着。

老百姓給國軍交差，都交相當的酬勞，但是錢在敵人統治下的老百姓，打入十八層地獄一樣，差役

之繁重是無以復加，修路啦，築城牆啦等等，不僅是無償服役，稍一不慎，腦袋就會搬家，在「皇軍」刺刀「保護」下，「工作不力，殺無赦」。今天敵人的統治，已恢復了歷史上的奴隸制度，「皇軍」是奴隸主，漢奸是管家奴，所有的老百姓就是「該死的奴隸」！

晉東南的老百姓，從敵人炮火下所得到的，是家破人亡，流離失所；而反過來更受到所謂「抗日最堅決」的八路軍的無盡止的「額外負擔」！要米，要麵，要草，要料，住一村吃一村，住一鎮吃一鎮，直吃到山窮水盡方才罷休。你問八路軍有多少？沒有人說得出來！但晉東南老百姓會告訴你：「我們一家養活了十個八路軍呢！」

水深火熱中的晉東南人民，從耕地不足到勞力不足，從吃雜糧到吃糠糠；從敵人的鐵蹄下輾轉到八路軍的鐵蹄下，生與死的搏鬥，飢與寒的交迫，有田耕不得，有家回不去，這一羣在死亡線上掙扎的人們，實在是世界上最悲慘的境地上活著。

政治流動哨

不可否認的，……在所謂「緊密擁護大抗日游擊根據地」的口號掩護下，「八路工作團」扮演了一個「開拓者」的角色，……「穿著羣衆工作的漂亮的外衣，包藏着爲虎作倀，危害國家民族，削弱抗戰力量之禍心」。

假使說晉東南的特色是：第一「救亡團體」多，第二話劇團多，那末，第三就該是「政治工作團」多了。不論是政府機關亦好，「半政黨性」的機關亦好，就是「純粹」的救亡團體也好，像成立話劇團一樣，組織一個政治工作團是少不了的點綴品。當然軍隊更不用說，大抵團單位以上都有「工作團」。

從太行山上寫綠沁河畔

，另外還有特派在晉東南類似「工作團」性質的「突擊隊」，「敵軍工作團」等。這些團體便在晉東南恰恰構成一幅各種勢力交互錯綜的鬥爭圖。

晉東南開始引起各方重視，是自敵人第一次九路圍攻起；九路圍攻被粉碎後，這塊未開墾的處女地就一邊而爲各方爭奪的角逐場。所以晉東南收復之後，各種各色的「工作團」演着某種勢力「觸角」的角色而活躍於大小村鎮，這種「觸角」的深入農村，竟使敵人亦來效顰，出現了所謂「官撫班」一類的組織。的確，密佈在村鎮的「工作團」，相當增強了民衆組織的力量，可是，「前哨」接觸後，必然使鬥爭趨於白熱化。

要簡略概括的敘述晉東南許多「工作團」的性質，類別，工作以及其活動地區，正像統計活躍於敵人後方的游擊隊一樣的困難。因爲這種團體不但在數量上多得弄不清楚，實在他們的活動範圍也太廣闊了。政府機關的「工作團」與機關會領導下的「工作團」，表面上相似做著同一工作，實際却有內容上的差異；至於部隊裏的「工作團」則更難捉摸，有較固定的派遣「工作團」，有隨軍移動的「流動工作團」，亦有游擊隱式的「武裝工作隊」。總之色色俱全，應有盡有，而且各種「工作團」的工作又多似乎朝着「鞏固擴大抗日游擊根據地」這一目標進行的。

這裏我們拿典型的八路军「工作團」來說一說，藉此可使大家明白，晉東南無量數的「工作團」是幹什麼的。

要是給所有八路军「工作團」加以歸納的話，大概可分爲兩類：第一類是固定的，另一類是活動的。固定的多屬於八路军總部直接領導下的地方工作團，如「八路军駐長治工作團」，「八路军駐沁水工作團」等。流動性的有屬於部隊領導的，亦有屬於總部領導的。像後者有所謂「文藝工作團」，「木刻工作團」等。但牠們的工作任務却有基本上的不同，固定性的「工作團」顯然任務比較重，而流動

性的僅是「突擊」式的協助工作而已。所以描述固定性的「工作團」，一般的亦就反映了「工作團」的全貌了。

「工作團」的工作對象是誰呢？當然對象是民衆，所以「八路軍工作團」最響亮的口號是：協助政府，友軍，「組織民衆」，「訓練民衆」。他們千方百計設法打進各種幹部訓練班，輸送幹部參加政府訓練民衆的工作，因為通過地方政府的關係來進行「工作」，既有效率，又獲協助的聲名，他們爲造成工作的有利條件起見，以地方政府「救亡團體」爲對象的所謂「統一戰線」工作，更是不遺餘力的進行。拆穿來講，所謂「統一戰線」工作，不外交際，聯絡，拉攏，退一步進兩步的小處讓步，大處不放，表面上盡心盡力幫助人家，暗地裏自己佈置自己的工作路線。嚴格說來，不過是拉攏友軍來鋪平他們的「民衆工作」之路罷了。

工作對象照例規定工作內容，不過八路軍「工作團」是特殊的例外。民衆組訓工作是主要的，次要的尚有變相的募兵「動員新戰士」工作，對內對外的特務工作，公開的地方黨工作等。至於配合着戰爭的需要，有時也做些空舍清野和破壞道路的工作。解決八路軍底糧問題的「屯積救國公糧」，「合理負擔」也是他們重要的工作之一。由此可想得到招搖這種衆多工作的「工作團」，其組織之龐大，當不問可知。無疑的「工作團」的重要性，不下于外國人到中國來傳教的教會的設置，就是帝國主義侵略弱小民族的開路先鋒。

他們怎樣來開展這許多工作呢？舉一個例子來說，所謂「動員新戰士」，是附特種「說服」方法來爭取老百姓自動當兵。工作步驟，照例第一步是選擇對象加以宣傳，第二步是參加訓練自衛團；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實行「優待抗戰軍人家屬」。怎樣優待呢？譬如說：負傷的人只要他願當「新戰士」，在抗戰期間不付本息，又如在這節的日子，他們「動員」大批東西慰勞抗屬，給非抗屬做一個誘

們。上面所說的是正當的辦法，例外的辦法如打進密會組織，抓看幫頭，用利誘威迫，軟硬兼施的手段，使這些幫頭幫友參加八路軍。在對付紅槍會及各種秘密教門時常用此法。自然，保證這些辦法的通行無阻，還是要動員他們所有的宣傳機關，團體式的救亡團體，以及最後持武力為後盾。戰術上有「分進合擊」的戰法，他們是充分把握利用着它的。

還有一種值得提出的，就是「武裝工作隊」。這種工作隊人數不很多，每隊約二十人至四十人，全部武裝。隊員都是選八路軍「老戰士」中挑選出來的「政治班長」。「有敵人打敵人」，「有土匪剿土匪」，「後方說民運工作」，是他們的工作任務。經常出沒于敵我對峙之間的地區，性質相當于軍隊中的流動搜索隊，受駐地部隊的指揮，純粹從事尋找發洋財機會的特務工作。

在「鞏固擴大抗日游擊根據地」的口號掩護下，「八路軍工作隊」扮演了一個「開拓者」的角色。協助組織地方自衛團，慢慢的把自衛團變成八路軍的後備軍，實行空舍清野，對付敵人，也對付中央軍。推行「減租減息」，拾是執行了中共在抗戰中打擊富農地主的策略。徵收「救國公糧」，正是不準中央軍越雷池一步的絕妙好計。「八路軍工作隊」幹的是什麼？「穿著軍裝工作的漂亮的外衣，包藏着奪取政權的禍心。」

被騙的「抗大」青年在晉東南

萬山叢中的生活當然比「游擊生活」安定得多，新環境之下的新口號：「克服游擊習慣氣」，「一切正規化」……的確，它們是勝利了，他們的勝利是不花半文錢，騙得許多青年供他們利用。

敵人所謂「掃蕩」晉東南，首先是搶去了長治，這使正在建設中的「抗大」一分校，只好過起流動性的游擊生活來。臨時的山號是叫出「一面打仗，一面學習」。這一羣被罵的青年算是過戰鬥生活了，因為，他們無時無刻不在像「煞有介事」似地準備作戰。

他們約有一個多月的東奔西跑，整日鑽在山溝裏行軍。山路無情地磨破了值有的草鞋，人們咀咒着六月裏灼熱的太陽；要不是抗日的熱情鼓勵着的話，我們看到這一批被罵的「小布爾喬亞」出身的兒女們，莫說身上要背「兵不兵，三十斤」的背包和手榴彈，步槍，子彈之類，就是赤手空拳走路，恐怕都成了問題。好在校方是準備着「游」，而不打算「擊」的，所以，處處「避實就虛」，與敵人兜圈子，萬一倒罷，像一分校的某一隊碰到敵人，也有先例可援，丟了東西快跑！

他們的生活是在荒山裏打轉，難得有一天把肚子裝飽。當作乾糧帶在身上的「棒子炒麵」（包穀麵），沒有命令不敢隨便吃。水，這裏猶如沙漠中尋覓「綠洲」一樣難。一天吞下幾把棒子麵，再加上烈日的曝曬，渴得講不出話來，他們飢渴之餘，在泥漿水裏打架，爲一點青草和野米煮出來的稀飯而爭奪着；休息既不夠，睡眠又不足，「轉移陣地」只得派警戒，找房子要做民運工作，上課……今天行軍，宿營，明天爬山，穿溝，後天還是如此。過不完的悠長的日子，走不盡的無窮的山路，這一夥小兒們都瘦得只剩下一張皮包着一把骨頭，一個個蓬頭垢面，拖着無力的身子，踽踽在乾澀的溝邊。這裏面假使有人說一句牢騷話，那就是「小資產階級劣根性」，「不能吃苦」，「動搖份子」，一個個的大帽子馬上就要加在他們頭上。其實，要怎樣才能算吃苦？這只有天曉得！

說到「動搖」一層，倒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整天的「游擊生活」，據說是向「戰爭學習」；一天到晚跑路，挨餓，被譽爲「優良的作風」。殘酷的現實，埋沒了這一夥小兒們理想的王國，於是，嚴肅紛紛，一羣追求真理的小兒們開始「動搖」起來了。咀咒，艾怨，懊悔！無能地期待着「環境」的好轉，

也有的像燈蛾似的，雖然找到了「光明」，但最終却喪生在可望而不可即的「光明」裏。他們的指導員們，學察到潛伏著「動搖」的高機，照例又是一套「紅色狗皮膏藥」說：「同志們！用紅軍老幹部特有的沉重的調子，『我們勝利了！我們真的做到了理論與實踐打成一片！』」接著就是一連串的一「名言」！

「在戰鬥環境中學習，實際上是鍛鍊了自己。」——朱德語

「我們要做到文能提筆，武能打仗的革命者。」——毛澤東語

由是這一夥的小子們，一學會了行軍，一學會了克服困難，學會了……」。

x x x x x x x

後來總算這一夥小子們命不該絕，竟被他找到一塊比較安全的地區，晉豫邊區壺關陵川交界的一塊三不管的地方。用八路軍的說法，是一塊「標準的抗日游擊根據地」。

萬山叢中的生活，當然要比「游擊生活」安全得多，他們在這新環境下的新口號：「克服游擊習慣氣」，「一切正規化」。在雙十節前幾天，每人發到一套棉軍裝，和皮帶皮腿，裝束起來，原來「雜牌隊伍」的抗大一分校，亦顯有「正規化」的意味了。雙十節舉行開學典禮，他們的校長就當衆解釋：「我們這個大學，就是綠林大學，沒有電燈，月亮就是我們的電燈；沒有講堂，樹蔭濃林，就是講堂……」。好一個綠林大學，學成就會明火打劫，打家劫舍。

開學典禮後，就開始正式上課。果然，名不虛傳，講課的人，隨便出來一個，都是三句不離本行，開口馬克思，閉口牛克思，每句話都有根據；軍事教育，經介紹，多半冒稱「黃埔」，操典則是「紅軍步兵戰鬥條令」；政治課程中也有三民主義，可是在辯證法的「分析」下，變成「三大政策」。

他們經過不很長的一個號召期，一切真的走上「正規化」了。黨報檢查制度建立起來了，吸收黨員，考察非黨員，從日常的生活檢討會，小組會，學習會，到意義重大的鬥爭會，再加上各種「突擊運動

「男女同學間曖昧行爲的『打游擊』，所有抗大的『優良傳統作風』，特別是抗大的三多，『會多』，『歌多』，『主戰多』，在這個一分校更達到最高峯的發展。不同之點，是『傳統三多』之外，尚有『被搶，手榴彈，紅櫻槍，多，天天在『提高警覺性』口號之下實行『戰鬥準備』！」

不久，這分校就接到新任務，據說，是爲了抗大的擴大與發展。一分校，現在必須遷到山東去。三分之二的小夥子，被副校長周純全帶走了，餘下來編爲留守大隊。到山東去的，照例地傳來，通過兩道封鎖線，勝利到達目的地消息。留在晉東南的留守大隊，又和經過二千五百里「長征」來的抗大本校會合起來，成爲一個分校。這樣的調動，是爲完成建立七個分校的任務，無疑地，他們又是「勝利」了！

的確，他們是勝利了，他們的勝利是不花半文錢，關得許多青年供他們利用，以青年爲芻狗，這樣的作弊也祇有天曉得。

晉東南歪曲思想灌輸

愚民政策的鼻祖秦始皇，當時以是消滅的「焚書坑儒」，並沒有想到建立所謂「新」的文化，現在的「秦始皇」，却高明得多了……

被稱爲「統一戰線模範區」的晉東南，一切被塗上一種濃重的所謂「統一戰線」的氣味；不論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特別在文化教育這一部門，更顯出異樣的怪現象。例如，晉東南開始成爲「統一戰線」區之後，總理遺像漸漸被列寧，史太林像所代替，三民主義被視爲禁本，而奪藏起來，市面上流行時却是歪曲思想的結晶品。聞口毛澤東同志，聞口馬列主義，無形中成爲人們習慣上的口頭

從太行山到漳沱河畔

禪，誰也感覺不到奇怪；可是如果談民生史觀或領袖言行，就有被人目為頑固份子的危險。據說：這與所謂「統一戰線」相抵觸。

即使是在這個歪曲「政治活動圈」以外的商人也好，農人也罷，流行的時髦話你不能不學會一兩句，好像在洋人勢力下的上海，即使你不懂英文，但是能說幾句「洋涇濱」，人家就會對你「刮目相看」。

所以初到晉東南的人，有許多場合看不慣。晉東南的歪曲政治氛圍就是這樣。造成晉東南這種歪曲「政治氛圍」的原因，統統來說，是中共宣傳的結果，更具體的來講，則是有計劃的有陰謀的文化教育事業的壟斷。好像在政權統治下偽「滿洲國」的小學生，他會對你講些「東亞新秩序」，「日滿支共存共榮」之類的道理一樣。所以凡是自稱做「抗日最堅決」的八路軍足跡所到之處，這種歪曲文化教育也接踵而來，一點不必奇怪，這些正是八路軍擴大影響、發展勢力的傳統法寶啊。

一般說來，壟斷政策至少在方法上與農民政策不同。發明農民政策的鼻祖秦始皇，當時只是消極的「焚書坑儒」，並沒有想到建立所謂「新」的文化；現在的「秦始皇」却高明得多了。消極的統制禁止，固然也用，主要的却是有目的的，大量的傳播歪曲的書報，雜誌以及各種各色的宣傳品。使人們在其周圍所見到的真是清一色的東西。晉東南的一切文化教育活動，即基於這種壟斷政策陰謀來實施的。

壟斷政策具體實施的第一步就是發行報紙；新華日報華北版就負担着這種使命。的確，華北版在華北敵後可說是規模最大，銷售最廣的報紙，四開大小，兩日發行一次的鉛印版，約有一萬五千到兩萬的份數。據他們誇大的宣傳，華北版在華北各地銷售達三萬份，姑不論其發行數量的多寡，華北版確是以新聞托拉斯的姿態，出現在華北。它的發行網，隨著八路軍「防區」的擴大而擴大。無疑地，它是負責推行壟斷政策的首腦機關。這個華北版確動員了一些中共的所謂「前進的文化人」和緩結相當數目

的經費來辦的。附屬在臺北版的有兩個很重要的組織，一是新華通訊社，每日由無線電台廣播一次許多假造的新聞並發送新聞稿。另一爲新華書報社，專門發售延安出版的解放，史太林選集，聯共黨史教程之類的書籍。

在晉東南補助新華日報的不足的，就是專門編製小學課本的太行山文化出版社。在晉東南，要想買大後方商務，中華書局出版的教科書，根本不可能；課本價值太貴是一，交通中斷無法運輸是最大原因。於是，眼快手快的中共就來編印課本，對小學生作歪曲思想的灌輸，太行山文化出版社的課本很多，有識字課本，常識課本，社會課本等。用新聞紙鉛印，定價從八分到一角，通常有三十頁左右。不用說，內容常然是「統一戰線」的。講些「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國共合作」「平型大勝」之類的話。此外尚有版單行本，及定期刊物，如「青年生活」半月刊等。

除了這些經常的出版事業外，還有許多流動性的文化教育活動。例如八路軍文藝工作團，流動宣傳隊（包括劇團），部隊裏印的宣傳小冊子，政治工作隊出的壁報、漫畫、標語、傳單、歌曲等。運用各種方式，向每個角落傳播，盡其歪曲的能事。

要在晉東南找幾本中央出版的書籍雜誌，即使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亦無濟於事。所以無形中關於精神食糧方面的，都被他們統制起來，而圍繞在你四面八方的，都是清一色的馬列主義的怪東西。

初去晉東南的人，也許會被多量的印刷物所驚異，亦許會錯覺到晉東南文化教育的特別發展。但是正如沙士比亞所說：「耀眼的東西，並不全是金子」，而且，不但不是金子，却是有毒的結晶品。

從「上黨票」到「合作社」

從太行山上到滹沱河畔

「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從「上黨票」到「合作社」，這一連串的戲法……最終目的，既不在防止敵人套取法幣，而在獲取優厚利潤，並且在準備奪取晉東南的政權。中共的口頭禪「無產階級是被剝削的」階級，如果這樣，那末，晉東南的「一黨所謂『無產階級』者」顯然是例外的，他們不僅不是被剝削者，而且是一致高明的剝削者。不信，請看所謂「無產階級」者的八路軍，怎樣在晉東南用「上黨票」來「點紙成金」。據說：發行上黨票，是爲了防止敵人套取法幣。自然，最笨的銀行家，也決不肯說：「獲取利潤最好的辦法，是發行紙幣」。他們在理論上儘管說得天花亂墜，頭頭是道，然而，事實總是事實。事實上晉東南自發現了「上黨票」之後，物價不斷上漲，仇貨充斥街市，同時，法幣却日趨稀少。俗語說得好，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在晉東南的「無產階級」者，畢竟手段高明，不要多少本錢，就使財源滾滾而來。

應該知道，在晉東南的「一黨所謂『無產階級』者」，是完全精通經濟學的，他們懂得，紙幣的紙張愈壞愈好，因爲，在山國裏流通的紙幣，在交通不便的條件下，可以減少兌現，而且，這種票子不斷流通的結果，由於紙張的粗劣，易使紙幣本身湮沒，「客觀上」獲得通貨自然減少的效果，這樣，許多持票人的損失，就成爲他們荷包中的「額外利潤」。同時，他們更懂得，怎樣「靈活」運用由「上黨票」吸收來的法幣，因爲他們知道，「資本流轉的速度愈大，所得利潤也愈大」的道理，所以運用雄厚資金，大作買賣，壟斷市場，獲取獨佔利潤。

發行紙幣確是利潤最優厚的買賣。可是，紙幣的流通，是以其準備金與信用爲前提的。用武力來強制紙幣流通的結果，會走上關東奉票慘狀的覆轍。他們當然不願意在晉東南喪失信用，於是，用了「偷天換日」的辦法，把中央發給他們的軍餉，兌換「上黨票」發給士兵，這樣一來，準備金有了，「上黨票」也藉着軍隊流通出去了。但是，有一點美中不足，老百姓對「上黨票」懷着本能上的不信任，聰明

的所謂「無產階級者」，究竟比過去軍閥們的棋高一著，他們曉得鞏固「上黨票」的信用，必須使「上黨票」有兌換貨物的能力，於是着限點在政治，而又能收得經濟上的效果的合作事業，就很快被提出來，而且很快的實現了。

蘇聯實行新經濟政策，是從組織合作社着手的；因為合作社的組織，不單在經濟上，可以運用政治力量壓倒私人經濟；在政治上，也可以通過合作社，來組織民衆。晉東南的所謂「無產階級」們，便抄襲了一點皮毛也來一下。他們怎樣來開辦合作社呢？最初，由上黨銀號籌出一筆資本，先成立一個規模較大的合作社，這個合作社業務的範圍，有消費合作，運銷合作，和工業合作。正像大商業組合一樣，有了總店以後，再來設立分店；不過分店的資本，却不全靠總店拿出，主要是吸收當地老百姓的資本，但不是吸收個別有錢的老百姓，而是吸收全部普遍的農民資本。當被強迫在合作社周圍的農民，都成為合作社的股東時，他們就通過合作社與農民所發生的經濟上的關係，來組織農民。

前面說過，合作社業務包括消費，運銷，工業等部門，所以營業範圍相當廣大；同時，依靠武裝保護運送貨物的方便，和資金的雄厚，當然很容易打倒土著商人，從而獲得商業上的壟斷地位。一旦，合作社確定了他的壟斷地位時，專以兌換上黨票為營業對象的合作社，至少在他的營業區域內，上黨票是不怕不行的。

有人奇怪，合作社用法幣往開封淪陷區購買仇貨，買回來却以上黨票賣出去，發行上黨票的利益，豈不是對消了嗎？其實，儘可不必爲這個担心，中共幹的沒有不是賺錢的買賣。他們用上黨票在本地收買土貨，像鹽，酒，羊毛，牛皮等，大批運往敵方方面，再把晉東南缺乏的東西，如鹽，鹽，以及一切日用品運回來，經過總的合作社，再分發到各縣區村合作社，中間只經過一層轉運的手續。由此你可以明白，合作社利用上黨票所吸收的法幣作資本，上黨票又藉合作社的獨佔地位來鞏固信用，相互依賴，

相印發展，優厚的利潤，就似潮水般滾進這所謂「無產者」羣的荷包裏去了。

誠如他們所說：「誰若忽視了合作社經濟意義外的重要性，誰就失去了羣衆組織的鎖鑰」。所以，廣泛地開展地方合作事業，是與廣泛地開展中共地方上的黨的工作，是不可分離的。然則，合作社的組織又如何？拿各縣、區、村的合作社來說，組織很簡單，通常有經理一人、會計、事務員各一人，再下爲練習生（學徒），伙夫等；可是實際上，要依照營業範圍的大小和需要，增減工作人員。這種分店式的合作社，雖然與總合作社發生密切聯系，但其自身營業，却有充分獨立性，並且由於資本來源取之於農民，爲了「工作」的方便，其營業內容，常視合作社自身經濟上的要求而定。決定合作社的營業計劃者，有所謂每月一次的社員大會，職員方面，則有每星期兩次的學習會。

合作社就是中共黨的地方組織，合作社的經理是社中的負責人，也是中共地方黨的負責人。開展地方黨的工作與開展地方合作事業合流起來，既可避外人耳目，又可收「預期之效」，一舉兩得，無往不利。

「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從「上黨票」到「合作社」，這連串的戲法，你該清楚它的內幕了吧！在晉東南的所謂「無產者」羣的最終目的，既不在防止敵人套取法幣，而在於獲取優厚利潤，並且在準備奪取晉東南的政權。甘居心簡直是和漢奸一樣。

「人民就是財富」

晉東南的老百姓要說：「合理負擔，合理負擔，多少財產糧食變成合理負擔！」

只要一踏上山西境地，首先給你一個異樣的感覺：標語，傳單，像藥鋪門前貼在牆上的爛膏藥，無

改作「東」一張西一張貼著，其中多的，就是「實行合理負擔」，「減租減息」一類的了。甚至在縣裏，當作春聯貼在門上。「合理負擔」過去曾被狂熱的宣傳過，現在是正在實行著的。

曾經有個時候，人們曾用極大的興趣來注意這作爲山西新辦的「社會經濟政策」的「合理負擔」。被宣傳者美化了的「合理負擔」，各縣裏，不過是歐美民主國所普遍採用的「累進稅率」的改造；自然，「累進稅」是相當合理的稅收制度，因此，無形中使外界對山西發生錯覺，以爲山西一切是在飛躍的「進步」着。我們儘可不必對「合理負擔」本身做學理上的探討。即使「合理負擔」原是「累進稅」的改造，但在生產落後，缺乏精確統計數字的山西，根本沒有實行「累進稅」的基礎；可是，山西畢竟實行了「合理負擔」！

發明「合理負擔」的是閻百川先生，他的規定本來是合理的，但是利用這個合理去實行「合理負擔」而變得不合理的是八路軍。大家也許奇怪，屬於地方行政範圍的「合理負擔」，怎麼能叫八路軍來越組代庖呢？其實險險而聰明，入，無論作什麼事，都不用自己親手來幹，明明這事的成敗關係自身利害，表面上總要裝作第二者的立場，說是經旁協助、聰明的共產黨人，一貫的作法，就是這樣。他們實行「合理負擔」，通過了晉東南地方政權的「特殊性」，利用彭真當臺的「政府法令」，自己從旁鼓吹協助，來達到目的。所以「合理負擔」的結果，老百姓的負擔加重了，堪着「八路」臂章的「武裝同志」大量增加了。

有益於人類社會的飛機，原是縮短空間溝通物質文明的交通工具，可是，一到侵略者手中，却成了屠殺人類的可怕的武器；原來應貧苦人民負担減輕的「合理負擔」，現在成了八路軍擴充軍隊唯一的採取方法了。

「合理負擔」合理得老百姓腰無分文，正是中共黨人既定的陰謀。因爲，共產黨是建立在一廣大羣

從太行山上到滹沱河畔

「赤貧化」的基礎上的，特別對正在「日益壯大」中的八路軍，更為需要。因為，廣大赤貧化的羣衆，正是「無產階級」的武力無窮盡的後備軍。可惜楊兄愚，刻寬死得太早！否則，亦可以使他們知道，在西方是以資本主義制度使廣大民衆貧困而起來革命，在東方，可以用「人爲」的方法使人民赤貧化，而實行「無產階級革命」。

八路軍究竟有多少？至今尚是一個「謎」。好在他們穿的是「合理負擔」，吃的是「救國公糧」。值得他們關心的一點，是老百姓自己也沒有吃的時候，即當「合理負擔」的泉源乾涸的時候，那麼怎麼辦？因此，爲未雨綢繆之計，趁老百姓尚有東西可吃的時候，不如再弄一下，於是，「屯積公糧」運動出現了。

「人民就是財富」，八路軍深深地把握住這個「真理」了。硬逼窮餓，恩威並施，經過他們各方而的「宣傳」，「動員」，新華日報華北版以特號標題，刊出「發動全面的屯糧競賽運動」；理論更是動聽，處處爲老百姓打算，借中國古語稱之謂「積穀防饑」；對海軍戰運爲必需，是實行空舍清野的初步辦法。根據「經驗教訓」，敵人進攻某地，會焚燒糧食幾千石等消息，結論，必須「屯積公糧」。晉東南人民，在官廳的催促，「輿論」的逼迫下，抱着一也好的態度，你拿出三斗，我拿出半担，交給村公所農救會屯積起來。屯積在那裏？因爲事關秘密，不便奉告。八路軍不費灰灰之力，不花一文錢，全晉東南幾萬石食糧，變爲他們的軍糧了。至於老百姓到挨餓的時候怎麼辦？回答很乾脆：「老百姓應該忍餓耐寒，幫助抗日軍衣足食飽去打鬼子」。

「無產階級者」的八路軍，他們有辦法使老百姓窮，即使窮到老百姓吃樹皮樹葉，他們也無動於衷。窮足以造成有利的「革命條件」，造成宣揚「階級鬥爭」的社會基礎，朝着「無產階級專政」之路進行。自命前進的中國共產黨，是有陰謀這解釋的，

外國的資本家製造財富，中國的共產黨製造貧困，正形成一個鮮明的對照。

晉東南見聞錄

時代變了，傳奇式的綠林英雄們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批「新興」的「游擊英雄」，繼承了前輩的事業，……縱深千餘里的太行山，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到處留下他們「游而不擊」的足跡。

一，八路軍外的「八路軍」

案牘起伏綿長蜿蜒的太行山，古來就是綠林英雄們的安樂窩。十幾年前，半土匪半宗教性的「門會」就會在太行山上稱霸一時，把晉豫邊境的十幾縣，鬧得雞犬不寧；現在時代變了，傳奇式的綠林英雄們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批「新興」的「游擊英雄」；這批「游擊英雄」，繼承了前輩的「事業」，在抗日的旗幟下，更加發展壯大起來。縱深千餘里的太行山，到處留下他們「游而不擊」的足跡，太行山中陽光照得到的地方，也就是他們到過的地方。

太行山上怎樣會是「游擊窩」呢？原來，八路軍自從踏上太行山後，不到一年工夫，太行山中遍地出現游擊隊；幾十個人聚在一塊，只要有「鳥槍土炮，大刀長矛」，就是游擊隊。這裏是游擊隊，那裏也是游擊隊，又都打着「八路軍」的旗子。老百姓們，背地裏給他們加一個頭銜，名之爲「土八路」；加一「土」字者，係指土氣未脫之八路軍外圍武裝隊伍之謂也。

「土八路」之外，尚有「明八路」與「暗八路」之分。顧名思義，「明八路」，當指正統派之八路軍；「暗八路」，名雖非八路，實爲八路所驅使，當係山西新軍決死隊。

從太行山上到漳沱河畔

「土八路」亦好，「暗八路」亦好，反正都是給八路軍供驅使的；雖然八路軍並不供給他們的糧餉，我們總各之爲「外八路」軍。都是一「游而不擊」或是一「擊到自已人家裏來」。

二、發洋財

八路軍每月支了中央若干萬的軍費，他却不守軍令，極力擴充隊伍，當發食糧。八路軍的「窮」，似乎早已名揚海外了；可是「怎樣解決「窮」？外人却不清楚。」「發洋財」就是八路軍解決「窮」的法之一。但大家不要誤會，所謂「發洋財」，並不是發日本人的洋財，而是發自己人的洋財。中共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就明白的規定著：「沒收漢奸財產，幫助抗日軍」。

漢奸財產應該沒收。什麼樣的人才算做漢奸，而沒收其財產呢？八路軍看他們「繼續鬥爭」的一套理論：「反動的封建地主，資產階級，客觀上形成抗戰中投降妥協的社會基礎。」結論，當然是鄉村裏有錢的「老財」們，就有被看做漢奸，沒收財產的資格。窮人就不會當漢奸嗎？事實上不然！但是，窮人假沒有財產可以沒收，因此，晉東南的一批老財們，在八路軍「沒收漢奸財產，幫助抗日軍」的口號下，倒了霉。

其實，這個辦法並不新鮮。抗戰前「紅軍」時代早就使用過，不過，以前「發洋財」不叫「打漢奸」，而叫「打土豪」；現在時代進步了，從前「發洋財」的對象是「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土豪劣紳」，今天則是「有錢皆漢奸，有地皆頑固」的「漢奸」了。

三、「磨擦」小景

正當冀南新軍（決死隊）與舊軍（晉綏軍）衝突激烈的時候，八路軍緊急動員了。原駐白晉路以北的一一五師六八七團，六八八團，星夜奉命向路南移動，以一天一百二十里速度的急行軍，趕到晉城高平一帶。自然，他們將任務，是來「磨擦」的。

果然不錯「暗八路」的決死隊改變了！不久，決死三縱隊攻八國，九國先後反正，這是敵軍首先遭受嚴重打擊；加以某戰區長官部，事前已派獨立八旅，一九七旅，九十七軍等部隊會同解決新軍，所以敵軍所處的環境，相當困難。事不宜遲，八路軍出動了！首先給獨立八旅一個奇襲，把正在酣睡中的獨立八旅打得落花流水；回過頭來，又對九十七軍軍部，來一個出其不意的拂曉攻擊，當場解了敵軍之圍，把敵軍平時所屯積的給養，布匹，彈藥，及一個小型機械所內的機器，席捲一空，載了幾百輛大車，揚長而去。

是即所謂「發洋財，吃摩擦飯！」

四，兒童隊

「老鄉，路條！」

「同志，護照！」還沒有走進村莊，一二個手執紅纓槍，站崗位上的小孩子，就對來人喊叫著。要是沒有路條的話，「對不起得很」，一羣小孩子，會把你前呼後擁地，送到村公所，或者地方工作團去。

小孩子們畢竟是天真無邪的，經不起「八路軍」的那一套「鼓動」工作。把小孩子的情緒鼓動起來，要比成年人積極熱烈得多；指揮既容易，驅使又方便；於是，替八路軍「檢查行人，捉拿漢奸」，小孩子們不懂得人情世故，所以「盡忠職守，奉行命令」的程度特別高，「不講私情」，「公事公辦」。在八路軍的區域內，沒有路條，包你走不通。兒童隊的組織，就是一個嚴密的外圍步哨網。

通常有二三十家的小村莊，就有兒童隊的組織。兒童隊的任務，是「站崗」，「放哨」。放哨有明哨，暗哨之分；明哨是站崗，暗哨是利用小孩子們割草放牛的時候，隨時盤查面目生疏的行人。主持訓練並指揮兒童隊的，是八路軍地方工作隊。

從太行山上到蘇沁河畔

中，偏着自己的利益，毫不顧惜小孩子們的學業與前途，無邪的孩子們，有什麼罪呢？
「救救孩子們！」

踏入晉冀察

徐立峯

所謂「統一戰線的模範抗日根據地」，「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地方政府的雛形」，是怎樣的神祕而新奇的一個所在呀……但是當你一踏進了這個「天堂」，失望跟着就來，恐怖代替了新奇，飢餓代替了神祕！任何狡猾，終久抹不掉跌的事實！

渡了黃河，爬過呂梁山，那險峻峭高，出雲表的五台山，終於出現在眼前了！
啊！我們踏進「晉冀察」了！

九月寒冷的寒風，掠過白雪皚皚的峯巒，猛烈的撲捲到這經歷行程數千里的行列，使人發着一陣一陣的痙攣，默默的蹲立在道路兩旁的岩石旁，大概也納罕着空氣太窒息，露出那難看的陰沉悒鬱的面孔，那些「革命的酋長」們，激起一陣陣狂笑的聲浪，祝賀着又踏進了他們的「天堂」！

「晉冀察」這個被四條鐵路鐵鍊似的枷鎖住的區域，佛教四大名地之一的五台山，巍然的聳立在中央。「統一戰線模範抗日根據地」（毛澤東語），「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地方政府的雛形」（彭真語），是怎樣的神祕而新奇的一個所在呀！有些人一定這樣想着。

但是當你真的一踏進這個「天堂」，就要感到失望；恐怖代替了新奇，飢餓代替了神祕；荒涼悽慘的景象，立刻抓住了你的心！除了「陝甘寧」以及另外的一些特區外，再也找不到這樣的地方吧？

在這個地域，見不到中央軍隊，張蔭梧，白志沂，新二師保安隊……一切抗日的國軍有的被解決了

有的被驅逐了！政權，軍事，經濟全被割據了，發行「邊鈔」，販運仇貨，「合理負擔」，「救國公糧」……迫使一千二百萬「邊區」民衆走到飢餓線上；再加上水災以及日寇的焚燒，如今村莊上，市鎮裏，都成了荒蕪場，瓦礫堆，淒涼冷落，慘不忍睹！

爲了貫徹所謂「土地革命」政策，在改善民生的好聽名義下，有財產的人民，橫遭屠殺，虐待；他們宣傳着「有錢的人終久要和人講和」。因此，恐怖的陰影籠罩着全「邊區」，稍有財產的，人人感到自危？

或許有些人還不相信，那麼，事實擺在這裏，任何狡辯，終久抹不掉的事實！

華北的一個「特區」

「減租減息」「合理負擔」這就是中共黨人在「邊區」裏徹底執行的「民生主義」。把一千二百萬人民，完全置於飢餓的陰影下，這就是「改善了民生」！

穿過同蒲路的第二天，我們就踏入「冀察晉邊區」的境界。

如果說：「陝甘甯邊區」是西北的「特區」，那麼，「冀察晉邊區」就可稱爲華北的「特區」了。因爲，它和「陝甘甯邊區」同樣成爲「中國的另一世界」，被共產黨吹噓成「最進步的區域」。

這個比較「新奇」的「邊區」，是建立在民國二十八年的冬季。那時，正當河北淪亡，山西危急，八路軍所屬一二五師聶榮臻一部，還留在五台附近，聽着混亂的情況，就組織了一個所謂「冀察軍事區」，聶榮臻自任軍區司令；接着就有「冀察邊區行政委員會」和「邊區政府」的出現。當時，臨近的各縣，也重新建立了縣政府、區政府，這就構成了今日（成立在阜平）華北「特區」的輪廓。

從太行山到纏沱河畔

現在，這「邊區」的範圍，相當大了，大約，東西以平漢同蒲兩條鐵路做邊線，北抵長城，南到正太路，包括了七十二個縣份，有一千二百萬的人口；那崇峻的五台山，就像一座屋宇的屋頂，盤踞在中央，伸出它那巨大的臂膀，把這個區域整個地擁在懷裡。因為這個區域，對於華北敵人的平津根據地，屬於高屋建瓴的形勢，在戰略上就成為必爭的地帶；敵人曾用了十幾個師團，把這個「邊區」，除了平漢破障的阜平城外，其他的一切城市，甚至大些的村鎮，都佔據了。所以，走進了「邊區」就時時刻刻要警惕敵人的襲擊；因為在「邊區」每一個地方，距離敵人的據點，都是不超過四十華里的。

現在「冀察晉軍區」，劃分了六個軍分區，指揮着游擊隊；每一個軍分區管轄的軍隊，相當於一個師的組織，設有三個團，和一營直屬隊，特務隊等。

「邊區政府」和「軍區」，原是一體的兩方面；它領導了全「邊區」的政治，由一個主任委員和民政，財政，實業，教育，及司法五處合組而成。「邊區政府」以下，設行政專員公署。我們到了河北的時候，雖北區還設立了一個「行政辦事處」。專員公署直轄各縣政府，在縣政府裏設有食糧，行政，財政，實業，教育，和武裝等六科，還有一個承審處，一所公安局；各縣劃分為若干區，區以下就是村公所了。原有的行政設施，都在這個劇變中消失淨盡！

記得，在未進入「冀察晉邊區」前，一天，等待出發的隊伍，浸浴在一片熾微的最光裏；一位胖豬似的的X X委員，還引着毛澤東的幾句話：「冀察晉軍區，是華北的一個「抗日模範根據地」，有着最好的「統一戰線」工作，和徹底執行了的「民生主義」！」可是，走進了「邊區」後，立刻就會發覺到，那全是自欺欺人的囑語而已！

算是「邊區」最高權力機關的「行政委員會」，名義上是由三省民衆選舉的；其實，那九位行政委員中的兩個非共產黨委員，在他們的排斥下，早已脫離「邊區」了。所以，這個所謂「統一戰線」的邊區

政府，實際上全是中共黨員的世界。正專署和縣的各級參議會，全是清一色的共產黨員。一切的提議，決案，由中共包辦了。那是給人民真正的「民主」「自由」？中國其他一切黨派和軍隊，又何嘗在「邊區」裏有些微的蹤跡？在「邊區」裏，人民是全被壓迫組織起來了，有農會，工會，婦女會……等。我們所見到的婦女會，每月要推行繳「兩條腿運動」，農民要按季繳「救國公糧」，要出捐稅，要應「公差」，替「邊區政府」運貨物。除了利用組織力量去推行，剝奪農民利益的法令，決議外，別的又給民衆什麼利益呢？

「減租減息」，「合理負擔」，這是共產黨人，在「邊區」裏徹底執行的「民生主義」！每年收穫五十石穀食的，必須在「合理負擔」一下繳出四十五石以上，把一千二百萬人民，全置於飢餓的陰影下，這就是「改善了民生」！

「邊區」裏，被認為「地主」的人們，常常會鬧着失蹤的滑稽劇！但是，不久在抗敵報，又出現一段新聞，說：「××縣×村××逃亡附敵，首爲漢奸」！這便藉口沒收了他的產業。「邊區政府」又把「地主」們的土地，用評價方法，強賣給貧民，不但地價很廉，而且須在抗戰勝利後才付款！於是，真正的許多大地主，跑到平津去開了敵人，被迫做了漢奸。在全民族爭取生存的今天，共產黨還在幹着變相的「土地革命」。分裂了自己，不就是破壞抗戰，幫助了敵人嗎？

一踏進了「冀察晉邊區」，就使人呼吸着虛偽和恐怖的氣息！

滹沱河畔

從太行山上到滹沱河畔

從太行山上到滹沱河畔

二六

「鬼子來，把什磨東西都打碎了，門板也燬光，如今，兒子又應差出去送公糧，三天還沒回來，家裏只有我一個人，有病，又沒吃的。唉！同志們……要餓死的！」

經過了二千五百里的路程，我們到達了滹沱河畔。

滹沱河，發源在五台山旁，曲折的車流，繞經孟縣，全是巖山峻嶺，懸崖峭壁。入了平山縣後，那靜峻峭峭的峯巒，才漸漸低落下來，兩岸逐漸展開了寬廣的平原；黃澄澄的水，不似上流那樣湍激了，它迴環繞繞，帶來了人類幸福，農民們利用這天然水源，灌溉兩岸田野，種植了大宗稻米，滹沱河南岸，就成爲豐西唯一一產米地區！每年秋季，金黃色的稻田，一畦接着一畦，成林的柿樹，胡桃，楊樹……密密的包圍了村莊，渲染上一層「江南景色」！

是二十八年的五月五日，敵人到了滹沱河畔，連續着六月間一次大水，滹沱河，堵口似的潰爛了。

四十多個村莊被毀滅了，一千多條性命遭屠殺！無數的田禾，被洪流沖垮，叢叢的樹林，也爲怒濤吞蝕，滹沱河岸，頓時變成一片白色冷漠的沙原；在秋收的季節，四郊見不到農人的背影！

橫在河岸，一叢楊樹林裏的郭家鎮，擁着一千餘住戶，是滹沱河畔較大的市鎮。它的南岸，就是已經變成一堆瓦礫的洪子店。郭家鎮雖然殘存着，但也遍佈瘡痍，一片淒涼；縱橫兩條街道，除了一家合作社，都是緊閉着雙扉，沒有一個來往的行人，死似的沉寂；薄暮，敲開幾家大門，好不容易才找到我們的駐處。主人，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婆，一面給我們收拾房子，口裏嚙嚙着：

「鬼子來，把什磨東西都打碎了，門板給燒光，如今，兒子又應差出去送公糧，三天了還沒有回來，家裏只有我一個人，有病，又沒吃的。唉！同志們……要餓死的！」

她的話，在我們心靈上，襲來一層陰暗！

娘子神小景

在每一個家庭的院落裏，都放着幾口大缸，浸滿了樹葉子，這就是村民們「自由取用」的食糧！

娘子神，埋藏在一座大山背後的叢叢綠楊裏，是阜平東境一所幽美的小村，擁着一百多戶人家。因為「軍區司令部」駐在附近，所以，它的面貌，漸在人們腦筋裏熟悉起來。

村前流着一條大河，在那平曠的鋪滿沙礫的河灘上，用蘆席扎成了講台，遠觀像一座孤墳；岩石上，樹幹上，貼滿了新的舊的標語，這就是村民常常被邀攔來，開「紀念」「慶祝」「歡迎」……大會的會場！每逢開會，村莊上男的，女的，老的小，小孩都要排隊參加，聽命指揮。中共「軍區」政治部主任鮮同，是常在大會上出現的紅人，瘦小的個子，很機敏，說起話來，靈動性很大。

這一地區，算做「邊區」「工作堅強」的一隅。農民簡草的意識上，常會接受一套陰謀家的宣傳。他們說：「××是頑固份子，幫助敵人打八路軍」；「×××主席是漢奸，常和敵人通電話」；「××政府是會和敵人講和妥協的」；「要防着，有錢的終究要做漢奸！」

村頭上，用白粉寫着幾條「紀律」：

- 一，出了村子要請假；
- 二，要應公差；
- 三，開會要到；
- 四，……！

從太行山上到滹沱河畔

五，……
路口上，兩個自衛軍在放哨，居民要到別個村莊，先向鄉長請假，領路條，否則，就要行不通，被扣。

山坡上，屹立着一座很幽美的教堂，但，久已傳不出鐘聲，祈禱的人們也失去了蹤跡！「邊區」民衆，信仰是不能自由啊！

村道上，張着賣小食的大蒸棚，兒童們緊緊的圍在那裏，漆黑的面孔，身上披幾條破布，兩隻深陷的小眼，直睜着顧客們的嘴巴！

在每一個家庭的院落裏，都放着幾口大缸，浸滿了樹葉子；這就是村民們「自由取用」的食糧！把樹葉子撈出，和着玉黍麵煮熱，每天吃兩頓！

八路軍軍隊來了，村莊上的農民很害怕！他們逃到野地裏去，把大門鎖住，等到黃昏才回來；有時，他們站在炕上裝作睡，這樣開歡迎會可以不到，送公差也可以倖免了！這是共產黨高壓下，人民所能想到做到的一絲反抗！中共宣傳的「改善人民生活」，簡直是「不顧人民死活」！

飢餓綫上的冀西人民

平山縣有一家，去年收了三十石糧食，就被中共徵去了「公糧」二十八石，結果，全家投入練沱河自殺了。徵收「救國公糧」，還有其他政治用意，那就是防止別的軍隊，進駐到「邊區」裏來！

正在涼秋九月，塞外草黃的時候，連日「抗敵報」上，又登載着，邊區政府徵收「救國公糧」的通

奎子在客籍地方工作人員們，像暴風雨後的山洪，激着奔騰的狂濤，爲着他們的「模範作用」而奔忙！據說：今年的原計劃是全「邊區」徵收公糧二十萬石，因大水的浩劫減爲十萬石了；這方面不及百萬的鹽務，總徵數目爲二千七百五十石。

鎮在山溝裏的呂莊，村長村副爲了這件大事，連日開會討論一切，「踴躍捐助救國公糧」的紅綠標語，也貼在村街兩旁的牆壁上。爲了明白這次徵收公糧情形，我去走訪一個呂莊的農會會長，他住在我們的隔壁。

他走進了他的房門，他就笑嘻嘻的迎著，叫我上炕去坐。

會長大約四十多歲，中等身材，漆黑的面皮，穿一件藍大褂。房裏除了一張土炕外，什麼都沒有。我問他分攤公糧的情形，他說：

「今年的公糧」，嘴角上浮着一層苦笑，「大水把什麼都沖去，老百姓餓都沒吃，那有糧徵呢？前天我和村長到區公所開會，我們這呂莊，只有二十多戶人家，被攤了十五石七斗。現在，村公所裏已召集我們討論了兩次，可是，還沒有結果！假使照這個數目分攤，我就要繳二石四斗多。我家今年只打了八斗小米，兩石玉蜀黍，和幾斗黃豆，如果再徵去了一石多，一家幾口人，豈不是要餓死？你看面請去不是早都吃光了麼？」他指着門外的幾棵椿樹，面上堆着一層陰暗的表情。

「這莊上那家田地多些」，我又向他發問？

「現在都差不多了」；他說，「從前的東頭呂四，有七十多畝地，算我們村中的首富，可是去年的公糧，他就出了三十多石；還有捐款，也出了九十多元；現在他已逃到靈壽做小生意，當順民了！留着的田地就給縣政府沒收去！我這個農會會長，是村子裏人硬推我做的，因爲我選比較能招得那些來往的公差，但是今年也就無法應酬了！」

我才恍然大悟：這個農會會長，並不是個細人物，而是因為他比較家境好點，是供得起來往公事人員的食宿，才推他充當的！當我辭出的時候，一個縣政府的工作人員，正爲征收「救國公糧」到來「宣傳」了，不用說，又要這位農會會長「招待」！

沒有想到，這黨內，給我們那樣悲慘的印象！

我們所走過的地方，民衆完全吃着樹葉、糠。那些偷樹條棍等，早就都給剝得淨光，青菜胡蘿蔔蟲子，就算秋季唯一收成成了！但是這東西數目很少，僅足目前幾天飽食料！

敵人節後天攻入了唐縣，把彈雨鏢，積存的五萬多石公糧全部燒光！敵人知道「邊區」糧食的困難，在幾次「山地掃蕩」中，特別對於糧食的焚燒，非常殘狠！他們每到村子，便把全村糧食（包括一切能吃的東西）搜集在一處，澆上煤油，全部化成灰燼！

這些天災人禍，迫使着「冀察晉邊區」一千二百萬人民，走到飢餓線上！

但是「邊區」裏，還有拚命的擴充軍隊，農村中大量的壯丁被徵調了去；那些軍隊，是一定要吃飯的！這樣，救國公糧，也不得不愈徵愈重！

平山有一家，去年收了三十石糧食（小米玉蜀黍等），就被徵去了「公糧」二十八石！結果斷食！全家投入滹沱河自殺。這種慘劇是時常聽到的。

當然，徵收「救國公糧」。還有其他政治陰謀，那就是，防止別的軍閥駐到「邊區」裏來，使得駐防到「邊區」的異己軍隊，全然算不到糧食！

過了半月的光景，抗敵報已登出徵收公糧的數目，全「邊區」已完成預定數目的一半；可是，這次「公糧」的徵收，不知道使多少人餓瘪了肚子？那自殺的慘禍，又不知發生了幾許呢？

被中共控制了「邊區經濟」

在這個「邊區」裏，你須把法幣向「合作社」調換成「邊鈔」，就好像到了蘇聯，要使用「盧布」，到了德國，要使用「馬克」一樣。這一切，說明了「邊區」政府是在怎樣的壓榨民衆，邊區人民是在如何的痛苦中呻吟！法幣，被「邊區政府」通令禁用！

任何人，在所謂「冀察晉邊區」，都會意識到，這似乎不是中國的境域了！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文化上、教育上以及經濟上，沒有不標奇立異，獨樹一幟，顯明的表現着一種割據的特色！

在這個「邊區」裏，你須把法幣向「合作社」調換成「邊鈔」，就像到了蘇聯，要使用「盧布」，到了德國，要使用「馬克」一樣。法幣，被「邊區政府」通令禁用！

「邊鈔」，不用說，是由「冀察晉邊區銀行」發行的，數額已達五十萬元，藉着不合法的軍政力量，在邊區強迫民衆使用，因爲紙張印刷是很簡陋，裝在袋子裏，極易磨得粉碎！

「邊區銀行」，是隨着「邊區政府」的成立而產生。那時候，劇烈的戰火正燃燒在華北每一角落，無數人民，被驅出了他們祖宗留下的家園，情形是陷于驚慌的。善於掠奪生靈的八路軍，就把冀中，晉西的大地主，和已逃走人家的財產，埋藏着的金銀，甚至墳墓裏的「古董」，都一起挖掘了起來——當然，冠以「沒收漢奸財產，充做抗日經費」的招牌，這筆資本，就成爲銀行開辦的基金，但是，現在已沒有基金可言了，「邊鈔」已成了永不兌現的紙幣。

自從「邊鈔」發行後，共產黨盡量擴大八路軍附屬的困難——經濟問題，就得到進一步的解決。他們大量印着鈔票，發軍餉，兌換民間的法幣，以向外邊交易，購買軍需品。對抗戰的影響，完全置在

服後。

另外，在「邊區」設立著統制一切貿易的貿易局，將「邊鈔」把「邊區」的出產收買來，運送到平津，和敵人交換貨物，「再運回邊區銷售，運費是不要出的，因為有人民供他們組織交通站呀！這樣在「邊區」的任何角落，都被仇貨充塞着！

這是要用法幣交換的仇貨呀！

無情銷那些運來的仇貨的，就是那這自輕至輕的各級合作社，爲了「利潤的獨佔」，防止那有資本的「發展」，這些合作社，派人到海關村落，把那些強以低價的小商人，全都排擠得失業了。因為，這些有歪曲政治力量爲後盾的「合作社」，一切運售，購買，都比私人經營的小商業，來得便利。

合作社，還代替着「邊區銀行」的業務，兌換「法幣」，直接向農民收買農產品，運到貿易局，換取了共產黨地方上的活動機關，調查地方情況，監視人民行動，宣傳着共產主義。當然，有的合作社，是幾個農民串聯經營，但範圍是極小的，只作爲大合作社的一個附庸。這正是共產黨利用農民少數遊資的一種手段，使他們永遠被掌握在統制下！

令人吃驚的，即是這些合作社任意抬高貨價，邊區裏的生活程度，同樣的很高，對窮人更的爲惡，要算無以復加了。如陳莊一個合作社，每月就有五千元的利潤，南莊二家合作社，每年竟獲利到十萬元，明是只值五角錢的東西，合作社索價兩元。因為只有那合作社獨家營業，農民們只好忍痛購買！我們真佩服中共剝削民衆的靈法。

中央的很多法令中共是不奉行的，但是他看到可以利用的，在邊區裏就變成中共自利的信條。例如，不准販運物資，這是國共條約中的一條，他們的普通商向人民宣傳著，並且下了一道「販運物資就要槍斃」的通令，但是，那些合作社裏，都完全是積貨。

這一切，說明了「邊區政府」是在怎樣的壓榨民衆，「邊區」人民是在如何的痛苦中呻吟！

「武裝」了的民衆

「華北的民衆是被武裝了，但這却不是爲了抗戰，而是專供一部份人作爲陰謀搗亂的工具！在「冀察晉邊區」，最使人感到奇異的，就算站在村口大道旁的兩個無精打采的自衛軍！他們，無論在冰雪凜冽的寒夜，或是在如火如荼的酷日下，都要守在那個崗位上。

這些就都稱做「邊區」武裝了的民衆！

他們的任務，就是檢查行經他們崗位的旅客的路條。有一次，我從陳莊買了東西回來，經過一個小村，兩個自衛軍很嚴肅的向我索取路條；我情急了，就把合作社交給我的條子，交給了他們；他們祇見了條上有幾個字，和一顆紅印，他們就放過了我！

他們的另一任務，就是出差督政府運輸公糧，送信件；有時，他們也會被召集來，受着操練，喊號「一，二，三，四」。

遠在一九三七年，八路軍初進到華北，共產黨即有這樣的決議：「盡量的武裝華北人民，驅使他到八路軍來，擴大八路軍」。最初，把各鄉村十六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的民衆，驅迫編做自衛軍，每村設一中隊，編爲一個大隊，執行着各種勞役，並給以適當的訓練；如果經過一次戰爭，或一時期的宣傳鼓動，即撥編成「邊區子弟兵」，使他們脫離了生產。在平山，有平山團；在靈壽，有靈壽營；在五台，有五台營；這時，是隸屬軍分區的。再過了些時，就變成完全的正規軍隊，而且是屬於軍區司令部了！

有時，自衛軍是會被調去，配合正規軍作戰，或去破壞敵人交通的。說起來，「邊區」供給的十萬軍隊，真正在和敵人作戰的是很少的！我們走過了滹沱河，靈壽，阜平，民衆都在懷疑着，八路軍爲什麼不抵抗敵人？爲什麼敵人一進攻，他們就撤走，僅剩些自衛軍留在四週，進行了擾亂，襲擊的工作？去年，敵人五路進攻阜平的時候，就長驅直入的，燒燬了沿途五百多個村莊，大批的軍隊都逃到山地去。今年春天，大軍又都開到晉東南去，說是要執行中共中央「停止抗戰，接受磨擦」的指令！

共產黨對這些保存實力的事實，對外是用「製造勝利消息」作煙幕，對「邊區」民衆，則用八路軍「不打硬仗」來蒙蔽；但事實是永久留存在一千二百萬人腦子裏的！

華北的民衆是被武裝了；但，這即不是爲了抗戰，而是專供一部份人作爲陰謀搗亂的工具！

五台山裏的文化和教育

看到「邊區」各種刊物，如果真正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你一定感到無限痛心！因爲，他們除了宣傳共產主義的理論外，便大篇的散佈着減低中央威信，撥挑國共關係，和侮蔑國軍的消息！

一般的說來，山地裏是文化教育落後些的區域，層層鐵壁似的峯巒，就是阻塞着文化傳播的「封鎖線」。

躲藏在北國五台山裏的「冀察晉邊區」，當然，還保留着一百年前的那種龍鍾老態。敵人進攻了華北，佔據着交通線和城市據點，那些原有的學校和一切文化設施，完全在敵人暴力下消失了；於是這文化向來閉塞的僻壤，簡直等於回到原始的國度去，連一個私塾和「書販子」也絕了跡！

「邊區政府」成立以後，便在「黨化」，「軍事化」的原則下，積極的從事文化教育的建設。按地區劃分，每區裏設了一座小學，其次在每一專員區裏，設立一個「民族革命中學」。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抗大第二分校」從陝北搬來，接着去年秋季，「華北聯合大學」也來到，於是「最高學府」也有了。學校，除了小學外，一切編制如同軍隊，居住是分散在民衆的家屋中，校址隨時移動；一般說來，「民族革命中學」是造就地方民運幹部的，「抗大分校」則多是抽調軍中下級幹部的軍事學校，而「聯大」，則是培養文化藝術等專門人才的學校。小學裏學生都很少，通常只有二十多個，爲了訓練那些小學教員，「邊區」教育處還設立了一個教師訓練班。

所謂黨化教育，那就是一提高階級意識，宣揚馬克思主義」的教育。舊有的課本早被禁止了，代之以「邊區」教育處油印的課本；教材的內容，是盡量的宣傳着階級鬥爭，和曲解三民主義。說三民主義有真三民主義假三民主義，與革命三民主義三種，詆毀本黨只執行「民族主義」。罵×××主席是「頑固分子」，破壞「邊區」等！在那些兒童白髮無辜的腦筋裏，灌輸着一些背叛祖國的意識，存心何在？不言可知！

說到「邊區」的出版物，那只有軍區政治部領導下的一個「抗敵社」出版的幾種報紙和刊物；其他任何書籍，報紙，都找不到。這固然是一邊區「處於遙遠的北國，太閉塞了；但主要還是共產黨對言論出版的嚴格統制，不是宣傳於他們有利的書報，一概遭受禁止！

「抗敵社」社址設在阜平縣境的一個小村，出版物用鉛印或石印。因爲環境時移動，所以規模極小。附帶有一個「冀察晉通訊社」，在「邊區」內各縣也成立分社，工作的人員全是出陝北去的「抗大」和「魯藝」的學生。

「抗敵社」出版的報紙有兩種。一種叫《抗敵報》，是共產黨的機關報，每天出版四開的。

從太行山到滹沱河畔

小張。關於所謂「磨擦」事件，都周大字登載在第一版，極端的譴罵駐紮本黨和國軍。所用的稿件多是採用新華社（共產黨在蔣北的通訊社）和塔斯社的作品，偶爾也用中央社的稿子。另一種叫抗敵三日刊，算是軍區司令部的機關報，內容純爲反蔣士兵生活，作爲教育士兵的報紙。

其次要談到「邊區」的刊物了。作爲代表的要算新長城，內容純粹宣揚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言論；半月出一次，形式看起來像解放，轉載解放上的文字也很多——像在第一期上，一篇陳伯達著的「關於馬克思學說的若干辯證」，就佔去四分之三的篇幅。還有幾種小刊物，如抗敵週報，是每週時事的分析；邊區文化是小型文藝刊物。不過這些報紙刊物全是送到學校機關軍隊中去，「邊區」人民是不能看見的。至於書籍的出版在那兒還沒有見到。

看到「邊區」內各種出版物，如果真正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你一定感到無限痛心！因爲他們除了宣傳共產主義的理論外，便大體的散佈着減低中央威信，挑撥國共關係，和侮蔑國軍的消息。例如抗敵報和新長城上公開說「國民政府要投降敵人」，「國民黨要停止抗戰了」，「×××是頑固份子」，「×軍是漢奸軍隊」等。他替八路軍虛造很多勝利消息。去年冬季，敵人進攻「邊區」，明明八路軍未抵抗即撤退，以致停兩千個敵人長驅直入，佔了阜平，燒了一百幾十個村莊，在敵人退却的當兒，八路軍僅在尾後予以擾亂而已。抗敵報乃至共產黨一切的報紙，却大吹大擂的說某處大勝利消滅敵人若干。這是我們旅行「冀察晉邊區」親眼看到的事實，那些事實是會永遠流傳在「邊區」人民口裏的。

在冬季，「邊區」有所謂「冬學運動」，各村都成立一所「臨時冬學」，教員是由當地識字的人們担任，民衆們全要到冬學去上課，教授時間在晚上，教材由黨教育科規定，名義上算是「邊區」裏的社會教育，實質無非藉着這個機會向農民做一番宣傳。兩年了，「邊區」人民識字教育何曾有半點成績，共產黨的伎倆是在製造一番熱烈的空氣，做爲他們對外吹噓的資料，真是爲國家爲民族有利的事，他

們是永不會做出來的。

一股抗戰中的逆流

抗戰的烽火已經在中國大陸上燃燒了三年，全國同胞，都投入這時代的浪潮裏，向着三民主義的新中國邁進；但這抗戰的陣營裏，却躲着一部分別有用心的人，不奉中央政令，陰謀着飛機擴充軍隊，奪取政權，企圖造成割據局面，幹出許多違反時代的勾當！

記得是一個暮色蒼茫的黃昏，在慶祝「監察院邊區」二週年的大會上，忽然閃出一位鼓着眼睛的新編陸軍第二師的代表，他是代表新二師來向「邊區」慰問的；當時司儀就把右拳伸向昏暗的天空，高喊着：

「歡迎新二師，大家一致團結起來！」

「學習新二師英勇作戰的精神！」

新二師是負有光榮的戰史，而受過創痛的反正軍，二十八年冬季奉着某司令長官的命令，進駐於山西孟縣附近；並在那裏辦有一個幹部學校！

但是日子沒有好久，中共「抗戰報」上連篇的用大字刊載着「新二師破壞邊區」，「新二師和敵人配合攻擊八路軍」，「幹部學校毆打居民」，「搶劫民衆糧食」，「邊區民衆呼籲驅逐新二師」。

過幾天又見到幹部學校教職員「脫離幹部學校宣言」；這件事從此就寂然無聞了！

有一次，我遇到一個朋友，偶然談起這件事，他是剛從駐在滹沱河畔的四軍分區回來。他很唏噓的說：「事實是這樣的：孟縣是「邊區」的境地，「臥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邊區政府便暗暗下令，不許把糧食賣給新二師和幹部學校，違背的要槍斃，新二師因為買不到糧食，去向當地區政府交涉，衝突

從太行山上到滹沱河畔

就這樣發生了。」是在一個大雪紛飛的黑夜，新二師出發正向從正太鐵路攻來的敵人迎擊，忽然八路軍由後面襲來，前後受敵，新二師遂全部被消滅，×師長也無下落。原來這幹部學校的教職員中的共產黨員早已潛伏其中，因此也給他破壞而瓦解了」。

於是我恍然了！

現在雁北又有事件。「抗戰報」上仍舊載着：「×××破壞抗戰！」……

×××是某司令長官委任的雁北行政督察專員兼雁北保安司令，爲了這件事，駐在冀中區的一二〇師賀龍部也開去了！

自從中共「鞏固擴大抗日根據地」的決議提出後，全國各個戰場上普遍的鬧着「磨擦事件」。他們爲了奪取地方政權，爲了鞏固他們的政權，把所謂「邊區」附近的各個異己的軍隊政府書堂的設法驅逐；事件層出不窮：在山東有「×××事件」，在河北他驅逐了民軍司令×××和×××，連接又有「×××事件」，在晉西北有「×××事件」在晉東南有「×××事件」和「決死隊問題」；在「陝甘寧邊區」附近更是「事件」不斷，他們封鎖抗日部隊的給養，他們配合了敵人，襲擊抗戰的部隊；要「肅清」河北省乃至山東省內的中央軍隊；他們妄想着實現「中共的華北」！最近不是「邊區」裏又鬧着：「擁護朱總司令出任河北省主席運動」嗎？

抗戰的烽火，已經在中原大陸上燃燒了三年，全國同胞都投入這時代的浪潮裏，向着三民主義新中國邁進；但這抗戰陣營裏却躲着一部分別有用心的人，不奉中央政令軍令，陰謀着乘機擴充軍隊，奪取政權，企圖造成割據局面，幹出許多違反時代的勾當！這一般抗戰中的逆流，我們要用三年抗戰的偉大力量克服它，我們要擁護一個政府——國民政府，一個主義——三民主義，一個領袖——蔣委員長，我們需要「統一」團結，共同的爭取最後勝利！

附頁 (作者介紹)

王國元君，現年二十四歲，江蘇上海人。他在抗戰前曾做公務員，也曾從事新聞工作。抗戰後，他跑到山西去，做了一個時期的政治工作，因此他對山西政治上的特殊情形有相當的了解。他在晉東南曾逗留了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本書上編（二至八）關於晉東南一切情形的揭露，就是王君用新聞記者的眼光採訪所得的材料。

徐立峯君是一位誠樸而富有熱情的中學生，徐州失陷後，敵寇的炮火擊毀了他的家園，於是他懷了一顆熾熱的復仇的心，跑到陝北，又輾轉於「冀察晉」及晉東南，親眼看見八路軍在華北的作爲，特別是中共大吹特吹的所謂「模範抗日根據地冀察晉邊區」的情形。本書下編（九至十七）就是徐君忠實的報道。

編者

從太行山上到滹沱河畔

秋苑步屨舊蘭若。望裏觚稜巢野燕。聞道絳都春移歌舞。換怕念遠傷高。
吟鬢搔亂。有人腸斷。便細寫生綃。鐫恨臨怨。老懷孤露痕輕翦。壽石工璽瑤。
華依鬯威韻云。棗花雨澀。歛霽煙荒。正鳳城寒食。沈沈俊侶。還貰春輕醉東。
風芳陌。相驚憔悴。暗頽照雙楸。顏色浣淚痕。流染滄波。喚起秋魂。悽碧籠。
紗。畫夢危牆。但蹋膾苔紋。墨影誰識。黃昏短隙。隨例盡百輩詞流。傭立畫闌。
低亞點亂絮。都迷陳迹。莽十年香海。詩塵迸斜陽鄰笛。駱南禪成昌。如此江。
山。云一聲冷磬。疏煙盪碧雲眼底。無際可惜殘紅。又驚新綠。往事東君能記。
韶光漫計。儘禪榻依然。墨痕塵翳。老樹婆娑。問伊曾閱幾身世。當時游賞。
如夢歎山陽。笛裂。臨風垂淚。閣認西來。寺有西來閣。山窺北向。祇有斜陽。
空壁詩懷。畫意奈落月屋梁。想思誰寄。忍話萍蹤。三生尋舊侶。南雅曰。成昌。
又字子蕃。滿洲世家。由御史外簡四川重慶府知府。詩詞書畫習之便工。數。

年不見聞。隱淒水病。脚軟不能起立。近晤其外甥韓若曾。始知子蕃雙目失明。膝下一子亦病啞。文人阨運慘酷至此。余患重聽三十年。初頗鬱抑。今知彼蒼待我。尙未至酷。念及子蕃特錄題詞一闕以傳其人。

振貝子辭職疏

前清貝子載振。爲趙啓霖參揭案結。趙以妄言落職。全臺大譁。載振內不自安。亦具疏辭職。疏詞云。臣系出天潢。夙叨門蔭。誦詩不達。乃專對而使四方。恩寵有加。遂破格而躋九列。倏因時事艱難。之會本無資勞。才望可言。卒因更事之無多。遂至人言之交集。雖水落石出。聖明無不燭之私。而地厚天高。跼蹐有難安之隱。所慮因循戀棧。貽衰親後顧之憂。豈惟庸懦無能。負兩聖知人之哲。不可爲子。不可爲人。惟有仰懇天恩。開去一切差使。從此閉門思過。得長享光天化日之優容。倘他時晚蓋前愆。或尙有墜露輕塵之報。稱此疏婉曲微妙。文辭斐然。或云係太倉唐文治手筆。

本社師友錄

此集先將社友住址有遷移者及新入社員刊佈如左其餘師友容後發表惟諸師友來函多言不堪文字纏擾囑將住址從略已謹照遵倘祈社內外同文徵題索和務須自行留底勿徒討人厭惡也

姓名	字	別	署	年齡	籍	貫	職業	通	訊	處
姚慕唐	耕山	與人	二八	江蘇丹陽	教	丹陽珥陵義和祥轉				
林俊選	竹泉	郁園老人	五一	福建閩侯	政	福建平潭海山常稅關				
張中	庸廬	表父	三二	浙江諸暨	報	天津日界美蓉街黃報館編輯部				
張江裁	次溪	拜袁堂主	一八	廣東東莞	教	北京爛漫胡同四十九號次溪野錄室				
吳蔚青	南炳	竹園	一九	福建連城	學	福建連城席湖營上洋義隆記轉吳明標收交				
羅聲營	重琳	豐蓀居士	三一	湖南長沙	學	長沙雞公坡二十九號				

國學新編

第二集 師友錄

四四

馮瑞 子玉

二五 江蘇金壇 教

金壇東門外水北鎮高元豐轉五葉村元泰昌

馮耀 道中 逸齋生

二四 同上 教

同上

余濟 成濟 羣生

二六 安徽黟縣 商

黟縣五都余村交

蘇墨波 小源 休休館主

二三 安徽含山 學

安徽連漕休休館

畢壽升 允甫 聞齋

二一 江蘇太倉

蘇州申衙前

楊開森 韻芝 鍊渠

二六 安徽合肥 教

合肥城內官鹽巷大井西遷善齋

史南金 丹嶺 季耘

一八 同上 學

合肥撮鎮溫裕康布莊轉史河灣

強光治 化誠 小競

三九 江蘇無錫 政

四川雲陽鹽稅局

許泰 仲珊 瘦蝶

江蘇太倉

沈宗琦 太侔 南野又號
南雅樓主

六二 福建番禺

丹陽太平橋

厲鍾麟 玉甫

六〇 江蘇丹陽 儒

曹昌麟 民父 冷巢又號
明佛

四三 江蘇淮安 法

浙江永嘉地方審判廳

沈秉彝	舜欽	塾翁	五四	江蘇江寧	政
陶綰	心蘭	莫愁湖畔 閒人	四八	江蘇江甯	政
賀俞	鯁云	訥公		江蘇丹陽	政
吳鳴騶	廖伯	蓮庵	六五	江蘇江甯	政
薛兆桐	伯森	聽潮子	三一	福建閩侯	政
覃文訓	鯉庭	笠亭	三〇	湖南大庸	教
丁增	益三	虛生	三三	江蘇泰興	教
倪梅春	韻樓		四二	江蘇金山	教
唐道高	秉政	朝棟	二六	江蘇丹陽	教
李慎維	梓恭	九三居士	五七	江蘇丹徒	學
徐錫淇	濤瞻	葵漪	一八	江蘇太倉	商
林知周	夢梅	夢梅居士	三九	福建閩侯	政
潘宗鼎	禹九	寔靈	五七	江蘇江甯	政

國學新編

第二集 師友錄

南京小英府塾座
福建福州常關署
南京小英府
福建福州瑯頭漁配總局
大庸西教鄉數字垣
泰興黃橋本立生北號轉
金山朱涇鎮
丹陽珥陵義和祥轉岸里
泰縣姜堰鎮東後街後河邊同善橋
口
太倉沙谿歸家莊東墅
福建瑯頭稅釐總局
南京門西鳳遊寺街二十號

四五

國學新編

第二集 師友錄

四六

鄭振源

芷沅

三五 福建閩侯 教

福建平潭五福廟街

許愿

子恭 企耕

六四 安徽歙縣 儒

歙縣唐模村企園

沈浚霄

靜涵 翻裔

二九 江蘇吳江 學

蘇州東善長巷十六號

陳杰

幹卿

二六 江浙武康 政

武康餘英社

王懋昭

德顯

江蘇金壇 教

金壇東門祥和號轉岸頭一洞天交

史仲玉

振聲 江湖散人

一九 同上 學

金壇東門同泰祥號轉坎上村

史郁文

紹周 放鶴散人

一九 同上 學

同上

蔣鶴鳴

九皋 獨清生

一九 同上 學

金壇涑濱浦楊裕豐號轉

王開第

占鰲 魁元

一九 安徽合肥 學

合肥上派河王勤泰號

丙寅 徵信錄
收費

畢允甫 丁益三 岳鎮庚 王雪亭 楊瓊圃 劉子馨 吳南炳 林竹泉 汪石青
薩伯森 林夢梅 倪梅春 潘裕光 陳幹卿 楊韻芝 史南金 王鳴遷 徐棗漪
史郁文 史振聲 金羣生 許子恭 張德如 唐秉政 朱衷表 李慎維 蘇墨波
沈靜涵 蔣鶴鳴 王懋昭 馮子玉 馮道中 強化誠 楊兆三 楊兆瑞 馬謹園
蔣益三 陶心蘭 羅重琳 朱衷表 王占鰲 鄭芷沅 林憶郊 涂小舟 朱萬惠
君女士 王瞻遠女士 汪瓊芝女士

(未完)

捐款誌謝

沈舜欽先生捐助洋兩元 季鳳書先生捐助洋一元 陳誠廉先生捐助洋二元
朱萬惠君女士捐助洋七角八分統此鳴謝

社外諸先生訂閱本社書報者以收費先後爲次

國學新編

第二集

雜記

四七

國學新編

第二集

雜記

四八

上海馬雲飛 無錫顧瞻周 丹陽林盟鶴 湖北金麗淵 丹陽沈詠樓 安徽史屏山

戴子春 山東孔紹先 上海陳又新 福建夏餘春 句容張大成 江陰周清泉

天津朱祖謀 陶時範 無錫李鳳文 江西趙成才 溧陽焦法先（續有訂閱者

在第三集披露）

中華民國三十年二月初版

從太行山上到滹沱河畔

每冊定價國幣伍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作者

王國元
徐立峯

出版者

正義出版社

發行者

正義出版社

印刷者

正義出版社

西安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証書第六十九號

82

丁未十二月

4157